—乡土—

裁缝

◎黄孝纪

小时候，故乡人的穿着很简朴，衣裤非蓝即黑，没有太多花样和色彩。中老年人多穿一种满裆的抄头裤，裤腰奇大，宛如水桶，穿上后须双手将裤腰布头在腹前抄拢折叠，再用一条布带扎紧。一家之中，这样的抄头裤男女可以共穿，我的父母就曾共穿过同一条。只是抄头裤松松垮垮，肥肥大大，有时裤带一松，裤子便滑落下来，闹出笑话。我的大姐荷花，每次讲到仁鸾婶婶掉裤子的事，就笑得岔气。那是她少女时期的一个上午，与我家同住一个老厅屋的仁鸾婶婶，在村前池塘边的石阶上洗衣服，大姐和几个村妇也在一旁洗衣、洗猪草。仁鸾婶婶弯腰俯身时，那条抄头裤猛然一松，滑到了脚跟。那时乡村人还不兴穿内裤，除了天寒地冻的日子，身上就一条单裤。场面自然尴尬，仁鸾婶婶慌忙提起裤子，一面笑着自我解嘲：“唉哎呀，这条鬼抄头裤，裤带一下就松了。”众人嘻嘻哈哈，也是一阵附和的说笑声。

> 说到年轻时给裁缝师傅昌维当学徒的日子，如今已七十来岁的圣德，在电话里依然难掩不平之气：“经常挨他的打，我那时脑袋都被他拿尺片打肿了！”

那时，上门给故乡人家做旧式抄头裤、做对襟或斜襟布扣上衣的，有两个本地老裁缝。一个是久胜，一个是发节。久胜家住对河冲，离我们村约二三里地，是个精瘦的老头，因自己是裁缝，穿着自然干净整洁些。发节住油市塘，与我们村更近，只隔一江。油市塘是个老街铺，因地居交通要冲，自古以来便有外来匠人和小行商在这条百十米长的合面小街上落脚生根。这里古树林立，溪涧绕村，景致极好。比起久胜来，发节的名声可没那么好。他身形肥大，外号“大屁股”。有传言称，他上门做衣裤时，常趁人不注意偷布，藏在自己所穿的抄头裤里。传言是否确凿，已不可考。不过，那时故乡人家多数请久胜上门做衣服，倒是不假。

到我上小学时，已是一九七〇年代中后期，故乡这两位老裁缝已经故去。传统的抄头裤和对襟布扣上衣，逐渐被缩带裤、西装裤、中山装、学生装、开胸襟等新式衣样取代。其时，油市塘街口新建了一栋瓦房，便是油市塘供销社。周边村庄的人们常来这里买盐、火柴煤油、糖果饼干和日用百货。我有时也跟随母亲过江来这供销社，站在柜台外看那琳琅满目的货品。进门左手边的柜台专门卖布，几层货架上是各色的布匹：红色、白色、蓝色、黑色，也有些是印花布，更漂亮了。那时，我常听大人说到两种布的名称——“的确良”“的确卡”，据说是价钱最贵、最时尚的布。

于是，油市塘街上很自然地就有了一个裁缝铺。做裁缝的中年师傅名叫昌维，姓刘，是我们本地兔塘村人，距我们村庄有五六里路。昌维租赁了临街的一个老铺子，里面摆上缝纫机、裁布的高大木板台子，简单而空荡。这里是交通要冲，周边几个大队的乡民每逢赶圩都要从这小石板街经过，且众多村庄唯有这一家裁缝铺，因此一年到头，不是这户人家做新衣新裤，就是那户人家来做，昌维的生意总是很好。我偶尔从裁缝铺门口经过，吊脚楼的廊下经常有几个老妇女在闲坐聊天，里面能看到昌维，或站在木板台前裁剪布料，或滴滴答答地踩着缝纫机打衣裤。在我印象中，昌维中等个子，身材消瘦，脸色发白，不苟言笑，看起来像大病初愈之人。事实上，他确实曾进过大医院，据说切了一只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腰子。那条留在腰间的长伤疤，他曾掀起衣服给街铺上的妇女们看过，传了开来。这裁缝铺里，也常有年轻姑娘和少女来观看，来捡拾手指宽的碎布条，用来粘贴做鞋垫，或者做别的女红。到了年底，裁缝铺就更热闹忙碌了，扯了布的人家领着男孩女孩来这里量身，做过年穿的新衣服，整日间人流不息。

一年四季，这独家的生意如此之好，一个人自然忙不过来，昌维也就招了三个学徒，做起了师傅兼老板。学徒两男一女，都是未婚的年轻人。其中两个男青年，一个是他的妻弟，一个则是圣德。

圣德是一个长相清秀又聪慧的小伙子，二十岁出头。那时，他家所住的大厅屋与我家所住的大厅屋，中间仅隔着一条青石板巷子，且两家同在一个生产队，我们自然十分熟悉。他尤其爱笑，言行和善有礼，十分忠厚。圣德对裁缝饶有兴趣，便一门心思来到昌维裁缝铺里，拜他为师，当起了学徒。

在生产队时期，作为社员的农民靠在生产队做农活挣工分，才能分得粮食、养家糊口。圣德作为一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当学徒做裁缝，便脱离了农业生产，除了须经生产队许可，还得向生产队交纳一笔款项，方能按正常劳动力计算工分。经过交涉，这笔钱由裁缝师傅昌维代为交给生产队，每年三百元，生产队则按每日十分的工分，给圣德计算全年的工分。圣德在学徒期间，昌维不再支付工钱，只提供一日三餐：早上吃饭，中午吃稀饭，晚上吃饭或者吃红薯。给裁缝铺师徒四人做饭菜的，正是裁缝铺的房东主妇。

就这样，圣德每天早出晚归，早上起来洗漱之后，走过村前长长的石板路，过了江上的石桥，来到裁缝铺里洒扫做事，开始一天的学徒生涯。到了晚上，吃过夜饭之后，才又走路回到家中。

很长一段日子，昌维师傅每天只是安排圣德绞扣子眼、打小孩的短裤，或者打成人的裤子，再就是踩缝纫机缝被子套。缝这类衣物踩的是直针线，操作简单，没有太多技术含量。那个时候，做一条小孩的短裤，工钱是一角五分；做一条成人的长裤，工钱五角；做成人上衣则七角。做上衣转弯抹角的针脚多，师傅通常不让他做。

日子久了，圣德想学裁剪衣裤，这也是作为一个裁缝最关键的技术活。但昌维师傅一直不教他，也不教另外两个学徒。每次昌维在裁剪台前丈量裁剪布料时，甚至不准他们观看。很多时候，圣德就偷偷地瞟学。有时挨得师傅身边近了，正在裁剪的昌维便拿了手中的竹尺片，反手敲在圣德的头顶上。如此反复，圣德的头顶经常挨打，头皮常常是肿的。好在屡次挨打中，圣德渐渐领略了一些裁剪的门道。在年轻的圣德看来，师傅之所以不教他裁剪，连偷看都要挨打挨骂，是怕他学了真传，将来自立门户，抢了师傅的饭碗。昌维所需要的，只是单会给他踩缝纫机的学徒劳动力。这样坚持了一年半，实在无法忍受，圣德就离开了裁缝铺，不再当学徒了。

回到家的圣德，添置了一台新缝纫机，架了个简单的裁剪台子，办起了自己的缝纫店。村里偶尔也会有人买了新布料，来请他做新衣新裤。我清楚记得，他的缝纫机就放在一间杂屋里，门口紧靠石板路和村前的水圳。他平素依然是生产队的一名主要劳动力，只是在中午休息或者到了晚上，才会开门，来这屋里踩缝纫机，做一些衣裤。我的二姐贱花和附近的一些大姑娘，经常来他屋子里观看聊天，学着帮他绞扣子眼。可是，圣德学艺不精，自然请他做衣服的人不是太多。许多时候，村里人家还是舍近求远去昌维裁缝铺。唯有到了年底，来请圣德做新衣服的村人才会多起来，毕竟江对岸昌维裁缝铺生意太好了，即便早早地放了布去排队，也不一定就能保证在过年时拿到新衣服。

昌维裁缝铺的火红日子，持续了好些年。随着生产队解体、分田到户，乡村农贸市场日趋活跃，去广东进厂打工渐成农村人的时尚。各种现成的衣服和裙子，已能从圩场买到，款式新颖，价钱便宜，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还是小孩子的，男女老幼，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随要随买。因此，扯布做衣服的人家越来越少，油市塘老街上的裁缝铺，也日趋冷清。某一天，昌维挑了他的缝纫机，回他老家去了。

圣德也锁上了他那间放了缝纫机的小杂屋，跟随村里的一帮年轻人，去了广东打工。



—高歌—

走进秋天

◎黄官品

拐枣

乍一看，弯弯拐拐
拉下门槛缩头缩脑的样子
没一点胃口儿
如此这般，你福小了

细看，小巧玲珑
一个面色羞答答的小娘子
低首埋目
不让尘埃落在眼里
如此这般，你福大了

霜降以后
蓝天白云的底色
挑出一枝枝肉红色的图案
在一阵期许的秋风中
如愿，飘落

那种熟透的香甜
涂上一层清晨的阳光
从树下捡回一枝枝拐枣的娃儿
课文里
夹着变甜的字

一个个凹凸的身影
藏着山水
拐枣泡酒，一壶人间
浮现漫天的云雾
治愈性
大于土地庙的香火

蝉鸣声声

像一个绝尘而去的人
如烟似雾的香火
早也念，晚也念
面对诸神
还有什么没说的话
还有什么没许下的愿

像一片死亡集结的沙漠
风沙四起的梦里
爱也沙，恨也沙
仰望星空
还有什么没开的花
还有什么没结出的果

像一部看不完的戏
似曾相识的人
红也脸，白也脸
唱念做打
还有什么周官没放的火
还有什么百姓没冒的烟

像一面照见尘世的镜子
轮回转世的草木
生也照，死也照
直面苍生
还有什么没读懂的风云
还有什么没见过的天空

像那些整天拍抖音的人
荣也拍，枯也拍
为了衣食
还有什么不可示人的秘籍
还有什么端不上桌的私房菜

—风物—

豆腐坊

◎高亚平

从我家的大门口出发，横穿过街道，穿过一道小石桥，便进入了一个四五亩地的大园子，园子的东面一溜儿排列着四间草棚房，其中靠南的两间住着我的小伙伴喜子一家，靠北的两间便是我们生产队的豆腐坊。豆腐坊和喜子家，中间有一道土坯墙隔开着。豆腐坊的所在地，其实就是我们队上过去的打谷场，后来打谷场西移，它的四周被砌上围墙，便成了一个大园子，园子里有生产队的磨坊、碾坊、粉坊，有养猪场，还有豆腐坊。除了这些建筑物外，还有一大片空地。夏收以后，土豆下来，生产队开始做粉条，这片空地上，便时常会竖起一些一人多高的木头架子，架子上挂满了白花花刚漏下来的粉条，阳光下，闪着亮亮的光。下学后，我们到园子里去玩耍，时常会假装着从晾粉架下过，趁大人们不注意，偷偷撕下一把两把粉条，装进衣服口袋里，迅速逃离，然后到园外去分享。刚漏下来的粉条还没有干透，吃起来软硬刚好，还有一丝淡淡的香味，很好吃。但生产队漏粉，也就那么短暂的二三十天，不像豆腐坊，天天里面都是热气腾腾的，灯火闪亮。因此，相比较而言，我最爱去的还是豆腐坊。

豆腐坊其实离我们家很近，说穿了也就隔着条三四米宽的路，和路下一条一米多宽的小溪，可以说一抬脚就到。小溪的水一来自于村南的小峪河，二来自学校里的一口曳水泉，两股水在关帝庙门前相会，然后北流一阵子，向西一转，流经我家的门前，一路向西，一直流向村西的稻田里。溪水清泠，里面有鳝鱼、鲫鱼，运气好的话，有时还可以在里面捉到老鳖。溪岸边多高杨大柳，春夏时节，一街道的绿荫，鸟雀在树间欢叫，人在街道上行走或者歇息，都会觉得惬意。最有意思的是，夏日的晚间，端了饭碗，坐在门前的大石上纳凉，萤火虫就在溪边飞来飞去，尾灯一闪一闪，有时竟会飞到人的面前，栖息在人的碗沿上。每当此时，大人们则会用筷子将其撵落，小孩子呢，则会把萤火虫捉住，放进一个空玻璃瓶里，睡觉时置于床头，梦里便有萤火虫在亮着萤灯飞翔。豆腐坊里做豆腐用的水，就取之于我家门前的这条小溪。

在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是四爷。四爷姓付，那时也就是五十岁的样子，但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了。我不知道四爷叫啥名字，只听大人们叫他成叔，大约他的名字叫付什么成吧。常常我和一帮小伙伴在门前玩耍，突然看见四爷伛偻着腰在溪边用竹笼淘豆，就知道，四爷又要做豆腐了，我们就会冲四爷甜甜地叫一声：“四爷，淘豆哪！”四爷就会闷声说：“是呀，又要做豆腐了，你们一会儿来吃豆腐锅巴吧。”我们便会答应一声，然后继续玩耍。我们知道淘洗干净的黄豆，还得放到石磨上，由小毛驴拉动石磨，将豆子磨成浆，把豆浆放进添了水的大锅里，之后用麦秸火烧开，用卤水或石膏点了，这才能变成豆腐，而把这一切做完，最少也需半个时辰。因此，我们并不着急。又玩了一阵子，等到估摸着豆腐锅快开了，我们才呼啸着奔进豆腐坊。果然，豆腐锅上，已经热气腾腾了。四爷正俯身锅上，用一根竹棍揭豆腐皮。见状，我们也围住锅，折了小竹棍，在锅里乱挑豆腐皮吃。新出锅的豆腐皮油油的，有点咬头，好吃极了。待到三遍豆腐皮揭过，豆腐也已在锅中结成了块。四爷便吩咐帮手，张开豆腐包，把豆腐块带水，一瓢一瓢地舀进豆腐包里。豆腐包是用细纱布做的，放在一个大瓦盆里，瓦盆下面是一个木制的井字架，架下是一口半人高的老瓮。经过豆腐包的过滤，豆腐留在了纱包里，豆腐浆水则顺着盆沿，流进了下面的瓮里。等到包里的豆腐满了，四爷便会和帮手扎紧豆腐包口，然后，在包上再倒扣一个和下面一样大的瓦盆，这样，一个豆腐就做成了。只等热豆腐冷凝后，第二天解了沙包，就可以运到集市上去卖了。我们最急切等待的是四爷扎紧了豆腐包那一刻，这时呢，四爷便会把锅里剩下的豆腐和铲下的锅巴分给我们吃。豆腐锅巴上有很多细细的眼儿，吃起来有一点焦糊味，味道很特别。至今，我还能记得我们吃焦糊了豆腐锅巴时常爱说的一句话：“吃焦锅巴，拾银子呢！”

我爱去豆腐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到喜子家院子里玩。喜子家的门朝东开，豆腐坊的门朝西开，两处虽共用四间草棚，但却并不相通。喜子家住在园子外。喜子家院落很大，院中有六七棵高大的槐树，树下有一平坦的大石，我们常在院中打扑克、玩跳房子。尤其是五月，槐花盛开时节，万花浮动，轻风吹过，甜香满院，人如在梦里。每到此时，我便看见喜子瞎眼的妈妈，静静地坐在门前，白净的脸上，挂满平和、慈祥，如一幅动人的画。

岁月悠悠，如今豆腐坊已荡然无存，就连四爷和喜子的妈妈也已作古，他们的坟墓上，也早已是草色青青。但豆腐坊里所散发出的豆腐的香味，以及喜子家院中槐树上所散发出的幽幽花香，却时常在我的梦里萦回。它们似南山上的远岚野烟，又似时不时涌上我的心头，让我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